

一笔旧债

◎丹桂飘香

最近一次聚会,我的一个朋友老王跟我讲了他一笔13万元的工程款收回来的事。

欠款人姓张,这位张老板历经20年,最近把一点尾款打给老王,了结了这笔账。时间漫长,张老板20年的诚信坚守让人心生敬佩;另外,老王的大度、信任也使得他收回了全款。

20年前,浙江人张老板带着两个弟弟来南通创业。他们在某乡镇承包养鸭,兄弟三人齐心协力、分工合作。张老板负责养鸭、老二从事蛋类加工、老三管销售,生意做得很红火。他们还将父母妻儿接到南通定居,老王承建了他们的三栋别墅和厂房。后来因种种原因,鸭场倒闭,兄弟三人清理财务时,包括欠老王的这笔13万元在内的债务划到了张老板名下。

老王说他起初每年年底会打电话问下情况,张老板也年年还一些。有一年,张老板没有汇款,老王发现原来是他要给母亲看病,实在拿不出钱还款了,也不催他。后来,张老板缓过来了,又开始还钱。据说,张老板现在已经把其他债务也全部还清,虽已年过花甲,但他仍在辛苦劳作,参与政府扶贫项目,干了老本行,去汉中养鸭了。

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和生生不息的希望,就比如老王和张老板的这段故事。

小气中年人

◎王自亮

母亲说她们包车外出,司机让她们夜里一点就集合,说下面的路好走,不用走高速,结果一路不顺利。同去的另一批人走高速,三点出发,那批人到了他们还没有到。大家都有怨气,返回的时候,司机还是走下面,大家都抱怨说你就不能大方一点,走个高速,能花几个钱。那司机就是不吭声,后来,实在没有办法就说:“咱们都出点吧,把高速费掏出来,我就走高速。”看他实在难,母亲就先把钱给了。

身为大男人,一般也都愿意大方一点、慷慨一点,都好面子;可是面对现实,又不得不没脸没皮起来。据说现在中年人的钱反而是最难挣的:做保健品的可以挣老年人的钱,做教育的可以挣孩子的钱,但是,你不要想挣中年人的钱。中年人上有老、下有小,他们要养家,所以,他们总是那么节俭。

能让一个男人放下面子,去斤斤计较的,除了天性外,往往是责任。

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体会:平常很节俭,一块钱都不舍得花;但是给家人、给孩子却特别大方,给了他们钱,感觉比自己花了还高兴。

中年人的“抠门”多是对自己,对家人他们可一点也不小气。

“搭子”入选了《咬文嚼字》杂志发布的“2023年十大流行语”。既为流行语,草根词汇也,自然没有权威定义。比较流行的说法,“搭子”是指年轻人中盛行的一种社交方式,浅于朋友重于同事,主打垂直细分领域的精准陪伴。

对于这种释义,我有些异议。“搭子”何止流行于年轻人,它根本就不是新生事物。棋友、牌友、跳广场舞的舞伴……这些存在了多少年的关系,不都是“搭子”吗?只不过老同志们不善于发明创造,没弄出这么个新名词。

我结识严格意义上的搭子(非同事、同学),是在20年前。那时我刚开始养狗,每天傍晚会去附近小广场遛狗,时间久了认识了许多“狗友”。我们以狗名加辈分互称,比如“托尼爸爸”“巴赫姐姐”……我被称为“狗剩他爹”。

那时,大家都没有私家车,渐渐觉得自家狗狗困于闹市之中,挺憋屈的。于是一商量,定期包车带它们出去郊游。通常七八条狗加它们

搭子而已

◎兰溪

的主人一起坐一辆中型面包车,费用每个狗主均摊。

这样的活动经常进行,“养狗搭子”们互相越来越熟,但大家都守住约定俗成的规矩,不再往前迈一步。除了个别人自报家门外,几年下来,我们还是不知彼此姓名,更别说互相托关系办事、借钱了。

后来,我搬了家,结识了一些新“狗友”,彼此关系依然仅限于一起约时间遛狗、搭伙批发价买狗粮。“养狗搭子”们一度商量买一台宠物洗澡用的吹风设备,1000多元,由各家平摊费用,轮流使用。但有人提出万一在哪家用坏了,维修费用怎么算?恐怕会影响“团结”,于是作罢。

“养狗搭子”之间的关系,就是这么不远不近,靠着保持安全距离才能维持长久,如今回想当年具体有哪些人都想不全。倒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,我的两个观影搭子,让我终生难忘。

那是读中专的最后两年,每天下午都没课。于是,我和另外一男

一女两个同学组成了一个观影团,每月一起看大约20场电影,有些喜欢的还会“二刷”“三刷”。

当年,国产电影三四毛一张票,进口电影最贵也就七毛。我们每月有助学金,每学期去工厂实习还能得40元补助金,所以消费得起。那时的下午场电影,偌大放映厅里往往不到10名观众,没人结伴会觉得凉飕飕的。

那个女同学是班花,我们这个“观影三人组”因此常被同学们私下议论。他们说我在和班花谈恋爱,为了规避不得早恋的校规,拉上那个男同学作掩护。其实,我也曾想过追班花,大概率能追上。但我成熟得早,知道双方家境悬殊,以后她肯定会分配进一个好单位、我十有八九去一个亏损企业,我们恋爱不会有好下场,于是发乎情、止乎礼、藏于心,只看电影,不谈风月。

同学聚会,我们三个观影搭子又见面了。忆往昔,感慨万千……人生路上,有搭子挺好,彼此没有太多的想法,回忆便会是暖色调的。



寻找牌搭子

◎晶樊

父亲当年出了点事故,在厂子里搬机器时被砸到了,虽然伤不重,但胳膊和手都因此变得动作迟缓,做不了精细活儿了,幸好不久就退休了。

父亲喜欢打个牌,技术不好还偏要打,退休以后有了大把时间,更是要打。但很多人嫌他动作慢、水平低,不愿意带他打。

每天早上起床以后,父亲就守着手机等人约他出去打牌。开始还沉得住气,到后来就变得好像热锅上的蚂蚁。一般到了十点如果手机不响,那整个一天就都落了空。一般那些牌搭子都是实在找不到人了才来找他。这种滋味就好像被人孤立了一样,父亲虽然心里别扭,但又抵挡不住打牌的诱惑,每次还是急急忙忙去。母亲对此很不满,经常跟我们嘀咕他“不争气”。我们暗笑,这个气有什么好争的。

不争归不争,但父亲打不到牌的苦恼要有人解决。母亲本来就反对他去打,自然不会有动作;

作为儿子,我想帮他,又不知道该如何解决,因为我自己本身社交能力也实在不怎么样。

单位里有一个大姐,出身比较好,又见多识广,对人际关系颇有心得,是大家公认的社交高手。我就去向她请教。

大姐听我说了,又问了那些牌友的情况和我父亲平时的经济自主情况,想了一会儿,说你爸啊,手上要有点钱;这钱,不用多,你一个月给千把块的就行,让他自己处理。别让你妈知道。

我父母的情况是这样的:都有退休金,以前从来不需要我贴补;我妈管钱。

我偷偷跟父亲说了这个意思,给了第一笔资金一千五百块。他嘴上虚伪地推辞着,手却飞快接过钱揣在了口袋里。钱藏在哪里我也不清楚,反正到现在母亲还没发现过。过了几天,我回家观察动静,发现父亲满脸放光,说话也特别响。

据母亲说,父亲告诉她,最近交到了几个心好的牌搭子,不嫌他手

慢,天天准时出去打牌,催她早早做中饭,吃了就走。

我当然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。钱是男人的胆,原来买包烟都要向母亲拿钱的父亲,现在显然有了底气,虽然动作慢、技术差,但他开始反守为攻了。

我们那片的老人,退休金也就那么多,打打牌在我们眼里小来去的事,他们也很看重。现在有人牌技不精还不介意,这好事儿可不多。

我爸摇身一变,成了香饽饽。我妈又嘀咕:“不知道找了些什么人,天天手机响。要不是我不肯,他上午就恨不得要跑出去打,中饭都不要吃了!”我点着头:“看来现在的牌搭子真不错。他只要好好吃了饭,还有的你就随他去吧。”

父亲对我十分满意,说到底没白养这个儿子,知道怎么心疼他。母亲看到父亲有了去处,不一天到晚待家里唉声叹气,也还蛮开心的。

吃水不忘挖井人,我点了高档奶茶请大姐,感谢她让我抓住了事情的关键,这钱花得值。